

五十八

女娲造人的时候就造就了他的痛苦。女娲的肠子变成的人在女人的血水中诞生，总也洗不清。

不要去摸索灵魂，不要去找寻因果，不要去搜索意义，全都在混沌之中。

人不认可才叫喊，叫喊的也都还没有领会。人就是这么个东西，难缠而自寻烦恼。

你中的那个自我，无非是镜中的映象，水中花的倒影，你走不进镜子里面，什么也捞取不到，只徒然顾影自恋，再不就自怜。

你不如继续迷恋那从生相，在欲海中沉沦，所谓精神的需求，不过是自渎，你做了个苦脸。智慧也是一种奢侈，一种奢侈的消费。

你只有陈述的意愿，靠的是超越因果和逻辑的语言。人已经讲了那许多废话，你不妨再讲一遍。

你无中生有，玩弄语言，恰如儿童在玩积木。积木只能搭固定的图像，结构的种种可能已经包含在积木之中，再怎样变换，也玩不出新鲜。

语言如同一团浆糊，挑断的只有句子。你一旦摒弃句子，便如同陷入泥潭，只落得狼狈不堪。

狼狈也如同烦恼，人全都是自我。你跌了进去，再迳自爬出来，没有救世主去管这类闲事。

你拖着沉重的思绪在语言中爬行，总想抽出一根丝线好把自己提起，越爬却越加疲惫，被语言游丝缠绕，正像吐丝的蚕，自己给自己织一个罗网，包裹在越来越浓厚的黑暗中，心里的那点幽光越趋暗淡，到头来网织的无非是一片混沌。

失去了图像，便失去了空间。失去了音响，便失去了语言。喃喃呐呐而没有声音，不知讲述的究竟是什么，只在意识的核心还残存点意愿。倘这点意愿竟也厮守不住，便归于寂灭。

怎么才能找到有声响，又割不断，且大于旋律，又超越词法和句法的限定，无主谓宾语之分，跨越人称，甩掉逻辑，只一味蔓延，不诉诸意象比喻联想与象征的明净而纯粹的语言？能将生这痛苦与死之恐惧，苦恼与欢喜，寂寞与欣慰，迷茫与期待，迟疑与果断，怯弱与勇敢，嫉妒与悔恨，沉静与焦躁与自信，宽厚与局促，仁慈与憎恶，怜悯与沮丧，与淡泊与平和，与卑贱与恶劣，与高贵与狠毒，与残忍与善良，与热情与冷漠，与无动于衷，与倾心，与淫邪，与虚荣，与贪婪，与轻蔑与敬重，与自以为是与疑惑，与虚心与傲慢，与顽固与悲愤，与哀怨与惭愧，与诧异与惊奇，与倦怠，与昏暗，与恍然大悟，与总也不明白，与弄也弄不明白，与由它去了，统统加以表述？